



# 凡人奇冤



张淑文 林阿绵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# 凡人奇冤

主 编 张淑文  
林阿绵

中国广

(京)新登字097号

**凡人奇冤**

主编 张淑文 林阿绵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威海市新威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200(千)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册 定价: 5.00元

ISBN 7-5043-1346-7/1.120

晚霞灼灼，大江东去，气势磅礴。

女律师董寒佇立在急驶轮渡的船舷旁，用手梳理着被江风吹乱的短发。她喜欢感受这略带寒意的江风，它使人感奋，令人舒展。她，45岁，一头浓密乌黑的短发，发丝很硬，似乎象征着她刚强的个性。丰满健壮的体格蕴藏着充沛的精力。

董寒身着半新的兰涤卡春秋衫、黑呢裤、棕色平跟猪皮鞋，朴实无华。旁边站着比她高出一头的王律师，他体魄健壮，身高1米8，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毛料中山装，黑皮鞋油光锃亮，脸上配戴着一副秀郎高度近视眼镜，完全是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。他们刚刚出庭辩护归来。一周来的紧张工作，确实感到疲劳，此刻，他们正悠闲地欣赏着夕阳辉映下“天水一色”的绚丽景象。

“董律师，我们是烟花三月渡长江啊！今天的江面，可不是孤帆了，你看，有多少货轮、客轮、渔轮，可谓‘百舸争流’了。”王律师轻声地发着感慨。

董寒颌首微笑着，正想启齿答话。

只见一个小青年彬彬有礼地走到跟前，说道：

“二位律师，我们局长请你们到后舱去一下。”

“你们局长是谁？”看着这个陌生的青年，董寒诧异地问。

“你怎么认识我们？”

王律师也感到突然。

那青年笑笑说：

“我可是久仰两位律师大名。那件万字号贪污案，不就是

你们出庭辩护的吗？简直是轰动了全县城，都说律师辩得好，有水平。”

董寒追问一句：

“你们局长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是离了休的税务局长。他腿摔了，去你们市里看病，想见见你们。”

董寒以商量的口吻问王律师：“我们去看一看吧？”

“是呀，人家热情相邀，人民律师不能摆架子呀！”王律师笑嘻嘻地附和着。

他们正欲动身，突然，前舱甲板上传来嘈杂声、奔跑声，还夹杂着尖嗓子的喊声：

“有人跳江喽！”

“看，上游有人投江！”

董寒等人怔了一下，王律师忙说：“你们先走一步，我到前舱去看看。”话音未落，人已敏捷地离去。

董寒不安地眺望了一眼出事地点，这才跟随小青年，穿过人丛，来到后舱。

一个50来岁，身材魁梧、着深灰色涤卡中山装的人在门边迎接她。

董寒颇感意外，迎接她的竟然是A县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庭长岳金忱。

“想不到你也在这儿！”

岳金忱也不答腔，眼里透露出一丝狡黠的神情。他把董寒让进舱内，招呼坐下。董寒一进来就看到左侧的椅子上摆放着一副担架，上面仰卧着一个瘦老头，见来人，客气地欠起身。

“还有一位呢！”岳金忱望着小青年。

“江面上出了点事，王律师打听去了。我这就去接他。”小青年言毕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岳金忱这才指着瘦老头向董寒介绍说：

“这是我堂兄。”

“您好！”董寒谦和地向老人问候。

岳金忱又向他堂兄介绍道：

“大哥，这位可就是开庭时让我下不了台的弟媳妇。好厉害的弟媳妇呀！她叫董寒。”

在这种场合里，董寒没料到岳金忱会作如此恶作剧似的介绍，令她毫无思想准备。思维敏捷的董寒，有应付风云突变的才能。她估计到岳金忱早已向其堂兄作过详细介绍，今天这个出其不意的玩笑，是贬中有褒，便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思索着对策。岳金忱为自己的恶作剧正得意而友善地笑看着董寒。

董寒走过来，弯腰扶老人躺下，说：

“我也应该称呼您大哥了、您躺下吧，一家人别客气。您既然是我们的大哥，您就得管我那位庭长的大哥，他败坏我的名誉，他是报复我。”

听了这几句以守为攻的申辩，几个人都畅快地笑了起来。董寒并未就此罢休，她又向岳金忱发起一个善意的进攻：

“庭长大哥，您跟兄弟媳妇还记仇啊！”

岳金忱连连摆手：

“岂敢，愚兄岂敢！这会儿我要是报复了你，到了下次开庭辩护时，不是更让我下不来台了？”

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瘦老头忙对董寒说：

“你的大名传开了，我们那里远离县城60里，还有人用你的大名吓唬我们税务所的干部……”

“呜——”汽笛长鸣声，打断了老人的话，轮渡靠了岸。几个随行人员走了进来，有的帮助抬担架，有的收拾行装，忙乱起来。

董寒礼貌地对老人说：

“老大哥，您的话还没说完……”

“以后再说。”岳金忱说，“先告诉你件事，我调到你们市中级法院了。”他用下巴指了指瘦老头，“是这位老兄帮的忙，和人对调，明天就去报到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董寒十分高兴，“你们到我家吃晚饭吧，家常便饭，烧煤气，很快的。”

岳金忱摆摆手：“你们家锅太小了吧，你看，一共7个人呢，改日吧！”

董寒和岳金忱等人告别后，急急向前舱走去，她心里惦记着那跳江者的命运。只见王律师提着他们的旅行袋，迎上了董寒，边走边说：

“听船头上的人说，跳江的是个年轻的女人。”

“救上来了吗？”董寒语气十分关切。

王律师点点头，随即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年轻轻的，什么事想不开呢？”

望着暮色苍茫的江面，董寒心头沉甸甸的，皱了皱眉头。寻短见的是个什么人呢？

## 2

董寒和王律师从港口码头出来。王律师到江边派出所取出寄存的自行车，与董寒分手，径自骑车回家了。董寒来到通往市里的公共汽车站，依次序排队等车。只听排队等车的群众议论纷纷：

“年轻轻的，为什么要跳大江呢？”

“准是有冤屈呗！”一位60多岁的老妈妈同情地说，“可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”

“那女的不上30岁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我一大早就看见她在江边走来走去。”一位渔民模样的大嫂边比划边说，“要不是那个大个子民警跟后跳下去捞她，她早就就没命了。”

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说：“我看哪，是失恋，给男朋友甩了，她就不想活了。”

渔民大嫂白了他一眼，继续绘声绘色地说：“那女的闷头不说话，跳江前，只听她喊了这么一句：‘在阳世我申诉不明，到阴间我还是要追个明白！’说完了，就往下跳……”

董寒听到这里，心里一震，忙问：“大嫂，这个人现在怎样了？”

“在江边石头上坐着，一句话不说，劝也劝不走。刚才，派出所好像去人了。”渔民大嫂指指码头的上游，“就在那边，离这儿有三四里路，在山脚下的江边。”

董寒向渔民大嫂指的方向疾步走去。等车的人们又议论起来。

流气的小青年看着董寒的背影说：“这位真有闲心思，吃



饱了没事干，还去凑热闹！”

“看她那焦急的样子，也许那跳江的是她的亲戚吧！”老大妈猜测说。

董寒急急忙忙地往前赶，恨不得一步跨到目的地。她一时也说不清是什么心理，兴许是职业习惯吧。一条沙石铺成的简易公路，依山傍水蜿蜒曲折向前伸展，它拐过一个山脚，绕到山的背后去了。董寒正埋头沿着沙石路走着，一辆摩托车迎面飞快地驶过来，猛然一下在她身旁停住。摩托车喘着气，马达发出“突、突、突”的噪声，甚是烦人。那驾驶摩托车的刑警，虎背熊腰，浑身上下水淋淋的，一身深蓝色的警服，紧紧地包裹着他那魁梧的身躯，头上戴着一顶红白颜色相间的头盔。那刑警摘下头盔，瓮声瓮气地叫了一声：

“董阿姨！”

“杨羊，你感冒了，怎么回事？”

董寒心疼地看着杨羊：国字脸，黑红的脸膛，此时由于寒冷，冻得发紫，五官端正，鼻直口方，上牙打着下牙，碰得“嗒、嗒、嗒”的响，这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名新兵。

“黎明他老婆跳了江，刚捞起来。”

“竟然是她。”董寒的心“格登”一下往下沉，往下沉。

黎明的老婆叫陈平。陈平何许人也？为什么使得董寒对她如此的牵肠挂肚？

那是一年前，董寒在担任黎明案件的辩护律师后，才对这个善良姑娘平凡的经历有了真切的了解。

1972年，陈平高中毕业了，同学们纷纷下放农村，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；她作为病残学生，名正言顺地留城。别人为她幸免下放庆幸，她却为自己不能到农村去而

苦恼。终日在家，无事可做。她不喜欢围着锅台转，她珍惜时间，不愿虚度年华。在她小学毕业的那年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，从红卫兵抄家的“战利品”中她发现了那本“毒草”书——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当时的“革命者们”想把那些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去卖，她买了四块冰砖换下了这本书。在“八个样板戏”统治中国文化领域的年代，没有电影，没有戏剧，各种杂志停刊，古今中外书籍失传，旧书被封存，新书无出版，只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，成了她的精神食粮。她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心灵受到启迪。她与保尔的处境相比：保尔双目失明，下肢瘫痪，我只是一条腿不便；保尔从小生活艰难，没读到多少书，我受到中等教育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写道：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，生命对于人来说，只有一次而已。我们应当这样地活下去，当你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耻，临终时能够毫无愧色地说：我把毕生的精力，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。陈平把这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她不愿虚度年华，她抓紧时间，刻苦攻读，中学的课本从初一到高二，她反复学习，她懂得温故而知新的道理，但是，埋头在课本中，足不出户的生活是单调的，乏味的。这样的生活过了6年。她被分配到集体单位印刷厂。

陈平走向社会，进入了新的生活领域。她埋头苦干，不到一年时间，成了一名熟练的装订工。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快乐，新的生活也给她增添了烦恼。她已经是26岁的大姑娘了。车间里年龄相仿的姐妹们，有的结了婚，有的已经当上了妈妈，有的在恋爱。而她，想也不敢想，而且也不愿想。她自知腿残，自卑而又自傲。她不愿庸俗地与异性“配对子”她是“人”不是“动物”。她认为自己与丘比特无缘，抱定独身主义。然而，

这时黎明却闯进了她的生活。

一个厂休日，热心肠的朱大炮阿姨带了一个文静的小伙子来到陈平家。那朱大炮40出头，又高又胖，浓眉大眼，说话粗声大气，她向陈平一家人介绍说：

“这是老宋朋友的孩子，以前老宋帮他补过课，现在老宋长期在外，帮他补不成了。我带他来，想叫小平帮他补补课。”

“朱阿姨，我哪儿行？我是半瓶醋高中生，补不了。”小平哪里敢承担。

“这孩子，谁不知道你考大学分数够上线了。黎明才真是半瓶醋呢，初中毕业，小学水平。他现在补初二的课，你能行。”朱大炮对黎明说，“过来，把书和题目给她看看。”

黎明是个腼腆的小伙子，求知心切，红着脸，把书和笔记本放到陈平面前的桌子上。

“朱阿姨，别拿我开玩笑，您这是赶鸭子上架，我真不行。”陈平推辞着。

“这孩子，别和阿姨谦虚了，就算帮阿姨的忙吧。人家黎明这孩子，无父无母，无兄无弟的，指望你宋叔叔辅导，他又走了。我去求谁呢？我的同事只会抡条帚，扫大街，帮不上我的忙，就近只有你了。”

陈平的父亲是一位身板儿结实的年近六旬的老工人，他见如此僵持不下，便说话了：“小平，你先看看那题目你会做不会做，会做，就不要推辞了；不会也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”

陈平听从爸爸的意见，对黎明说：“我试试看。哪道题？”

黎明翻开书指着两道数学题说：“就这两道题。”陈平审题，是代数，因式分解，会做，而且不觉得难。陈平指了指黎明。黎明是一点就通，会做了又觉得简单了，反倒羞红了脸。大家

都很高兴。从此黎明常来，先是朱大炮陪同，渐渐地，他独自来了。一年过去了，黎明成了这个家庭中的编外成员。开始，黎明是进门就学习求教，学完了立即离开；后来，陈平的父母时而又和黎明拉拉家常。黎明发现这个家庭缺少劳动力，就主动帮助买米买煤，陈家老夫妻看小伙子朴实、勤快，又是孤身一人，经常留他吃饭，黎明总是谢绝。饭虽然没吃，黎明却从陈家感到了家庭的温暖，陈家老夫妻敦厚纯朴，陈平是个有理想、有毅力的姑娘。在黎明眼里，陈平好象雪中红梅，玉洁冰清，光彩夺目。朱大炮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她了解到黎明至今还没有对象，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个，他嫌姑娘轻浮，见一面就吹了；有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，姑娘嫌他没钱、没势、没后台，又吹了。朱大炮找了个机会问黎明：

“你看小平怎么样？”

“我和她同岁，可是人家比我有学问。”黎明很钦佩陈平。

“你们俩光学习，不谈点别的吗？”

“现在也谈谈厂里的事。”

“还谈什么？”朱大炮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有时也谈谈电影。”黎明老实地回答。

“对‘庐山恋’、‘海之恋’那些电影，你们都谈些什么？”

“没谈什么，陈伯母说：凡是沾‘恋爱’的电影小平都不看。”

“‘不是为了爱情’她看了没有？”

“看了。”

“她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了三个字‘上当了’，不是对我说的，是和陈伯母说的。她的心里好像很苦。”

朱大炮笑吟吟地追问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黎明像个害羞的姑娘，低着头咕嘟了一句：“感觉到的呗。”

“你们俩在一起，光是为了学习，你们可真算得上‘不是为了爱情’！告诉阿姨，你喜欢不喜欢她？阿姨可以当媒人。”

黎明一双明亮的丹凤眼望着朱大炮，闪动着喜悦的光辉：“我喜欢她！可是，人家看得上我吗？”

朱大炮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小平是残疾人，你可要慎重考虑，现在的小伙子可爱论‘条’论‘块儿’的评论姑娘。”

“身体条件给她带来痛苦，我没法医治她肉体上的残疾，却可以医治她心灵上的创伤。”

“你怎么治？”朱大炮感兴趣地问。

“心病要用‘心’去医。”黎明真诚地说，“再说，她在学习上能帮助我。”

朱大炮高兴得捶了黎明肩头一拳：“好小子！爱人要爱心，耍爱得实在。今天阿姨就给你提媒去。”

朱大炮向陈平的父母提起这门亲事，老两口乐得合不上嘴。陈平妈妈知道女儿的脾气，说：“还得小平自己作主。”

朱大炮趁热打铁，立刻来到小平的住室，喜眉乐眼地坐在小平身边，直截了当地对小平说：“我来给你提亲。”

陈平睁大了眼睛瞪着朱大炮，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替黎明向你提亲。”

陈平双目圆睁：“不！”这出乎朱大炮的意料，她急忙强调说：“是黎明，你不喜欢他吗？”

“不！”陈平果断地说，毫无商讨的余地。

朱大炮原以为这门亲事一说就成，本来是顶好的一对么！

万万没想到小平这里却碰了钉子，她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陈平眼里寒光袭人，冷冷地说：“朱阿姨，请您告诉他，从今以后，不要再到我们家来了。”

好端端的一桩事竟落得这么个结果。朱大炮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小平，对阿姨说说清楚，你到底为什么？阿姨是个爽快人，你不说明白，我能急出病来。”

“您要我帮他学习，我这样做了。一年来，表面上看他很老实，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！”小平气鼓鼓地说。

最后一句话把朱大炮逗笑了：“人家真心实意地喜欢你，想和你谈恋爱，你就说人家心坏了。你这是哪国的理？”

“朱阿姨，我的条件明摆着。像他那样条件的人，完全可以找个才貌相当的好姑娘。找我，是拿我的痛苦寻开心！”

“小平，你想错了。”朱大炮原原本本地向小平介绍了黎明对她的爱慕之情。“他是真心啊！他还怕你嫌他穷，怕你嫌他文化低呢！”

有情人终成眷属。1980年元旦，黎明和陈平结婚了，婚事新办，男到女家。婚后，夫妻恩爱，合家欢喜。陈平找到黎明这样好学上进的丈夫，感到无比幸福，丈夫对她体贴入微，黎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，她的生活中再也不能没有他。年底，陈平生了一个胖小子，给幸福的家庭又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陈平做梦也没想到，飞来的横祸使她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坠入了无底的深渊。为了挽救丈夫，陈平日夜奔波，苦苦挣扎了一年之后，走投无路，走上了今天跳江寻短见的绝路。

陈平跳江又是怎样被救的呢？话要从刑警杨羊说起……

傍晚时分，杨羊开着双轮摩托车拐过山脚，向港口码头方向行驶，右面是郁郁葱葱的群山，左面是波光粼粼的长江。摩托车开足了马力，正向前行驶间，忽然听见前面一群孩子高喊：

“有人跳江喽，快救命啊！”

杨羊加大油门，开足马力，半分钟内赶到了出事地点。只见江面上随着波滔的翻滚，陈平时隐时现，随波逐流。杨羊迅速摘下头盔，顺手递给身边的小男孩，扑通一声，跃入滚滚的长江之中。他逐波驱浪，奋力接近陈平。眼看近在咫尺了，猛然一个浪头又把他们推开了。杨羊选准了位置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牢牢捉住了陈平的一条小腿，他单臂划水，借助两条腿拍击打水的力量，把她拖上了岸。杨羊这才仔细打量，投江人原来是个瘦小的女子，已经奄奄一息，腹内灌进了不少江水。杨羊在一位大嫂的协助下，将陈平脸朝下，把她的腹部顶在一块没有棱角的圆石上，轻轻挤压，迫使她把腹内的水呕吐出来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陈平缓过来了，杨羊也松了口气。他看到投江人年纪很轻，不过30来岁，骨瘦如柴，憔悴的脸庞上，镶嵌着一对失神的大眼睛。这双眼睛里流露出内心的绝望与哀愁。杨羊觉得对这双眼睛似曾相识，这个年轻女人，他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。他在脑海中搜寻着，思维的火花一闪，他想起来了，便望着这双失神的大眼睛，轻声地问了一句：

“你是黎明的家属吧？”

陈平听到黎明的名字，心里一机灵，失神的大眼睛里似乎恢复了一线生机。她举目寻声望去，一见救她的人是大个子刑警杨羊，陡然变色，从牙缝儿挤出来两句话：

“当初是你逮捕了黎明，今天你又何必救我！”

陈平那眼神儿，令人不寒而栗；那语气，充满了哀怨和忿怒。她对眼前这位把她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救命恩人，毫无感激之情。

听了这冰冷的语言，杨羊内心受到了震动，感情是复杂的，但他懂得，当务之急还是救人，其他的事容后再办。于是他耐心地劝陈平回家。她呢，不理不睬。杨羊又劝他到附近的群众家借衣服先换换，免得受凉生病。她呢，充耳不闻。围观的群众有人要脱衣服叫她去换，她也无动于衷。任凭你怎样劝说，她全然不理，傲然地坐在那块石头上，一动不动。陈平决心一死，她讨厌这些阻挡她去死的人，尤其憎恨救她命的刑警杨羊。

杨羊无奈，只好把陈平暂时打付给热心的群众照料，准备先驾车去通知江边派出所，找位女民警来处理；再到陈平家去让她父母带衣服来接她。主意拿定，他启动摩托车，向派出所方向驶去。江风阵阵，虽是春风，吹到身上，杨羊却感到刺骨般的寒冷。他浑身上下，从里到外全湿透了。江风吹透了他那湿漉漉的衣裳，吹得他透心儿凉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他就像发疟疾一样，瑟瑟发抖。他心里着急，从江里捞上来的那个强女人，水淋淋地像只落汤鸡，没淹死，别再冻死。他一心惦记着那个寒冷的人，便忍着双膝针刺一样的疼痛，咬紧牙关，加大油门，飞驰前进。他回味着刚才陈平的那句充满哀怨的话，“当初是你逮捕了黎明，今天你又何必救我！”

顿时，逮捕黎明的经过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

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大约10点钟左右，杨羊和中年刑警老钟去执行逮捕任务。杨羊驾驶着三轮摩托车，风驰电掣而



来，在一栋黑漆门前嘎然而止。随后一辆深兰色的小囚车也到了。戎装整齐的老钟和杨羊下了车，迅速核对了一下门牌号码，急速地敲起门来。

一位50多岁的妇女，缓缓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儿，她身材不高，微胖，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她惊疑不定地看着两位陌生的刑警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两位同志，您找谁？”

老钟问：“黎明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住这儿，他是我女婿。”

老妇人满腹狐疑，战战兢兢，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黎明在家吗？”

“在，在，请进吧！”

老钟跟随老妇人进入室内，杨羊却留在门旁，他密切注视着室内的动态，同时，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

黎明闻声从室内走出来，他是一个眉清目秀、文质彬彬的青年，黑漆漆的小平头，白里透红的长方脸，细迷迷的丹凤眼，修长的身材，怀中抱着襁褓中的婴儿。若不是他的装束和发式表明他是个男人，恐怕都会把他错当成婴儿的妈妈呢！他的后面，随着出来的是他那娇小孱弱的妻子陈平。陈平的右腿微瘸，幼年时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右腿落下了残疾。陈平惊魂不定地眨着两只大眼睛，紧张地注视着民警。

老钟上下打量了一下黎明，严肃地问：“你叫黎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黎明疑迟地回答，他预感到事情不妙，刑警上门，凶多吉少。他把怀中的孩子交给岳母。

“你多大年纪，在哪儿工作？”老钟问。

“今年28，在机修厂当会计。”